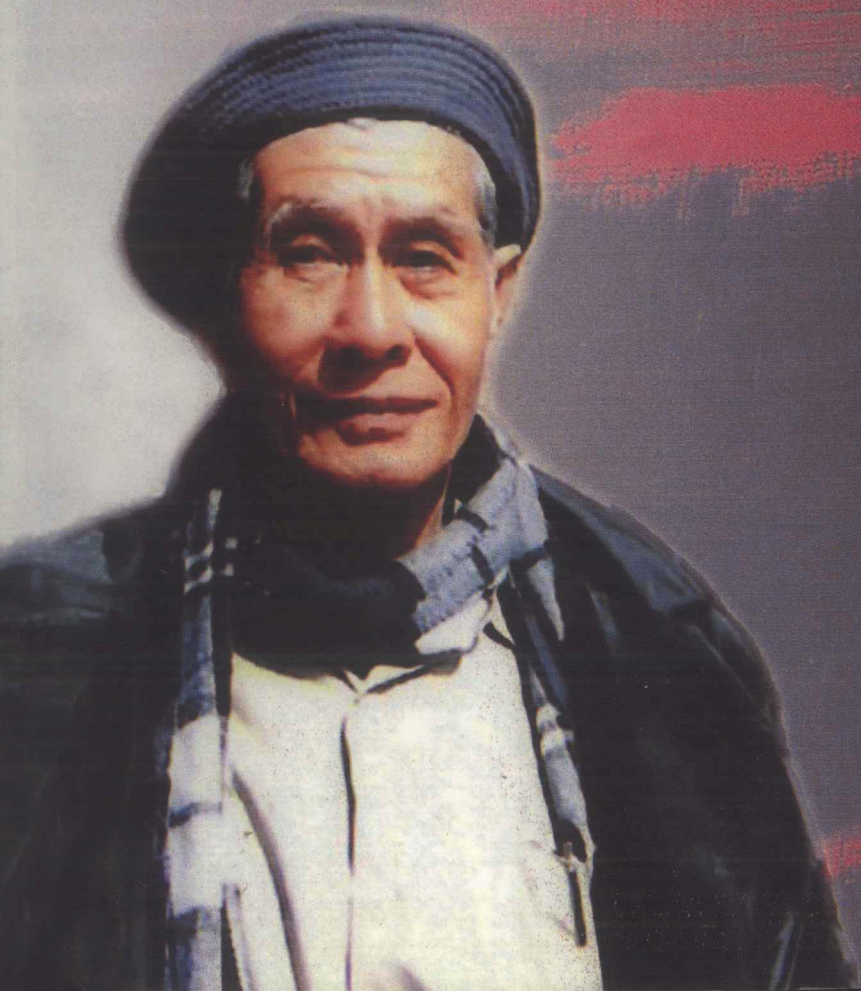


寂寞行者



驼
铃

燭火从书之九
寂寞行者

作者 ： 驼铃
打字 ： 良木
督印 ： 伍良之
封面设计： 彭万里

出版 ： 马来西亚燭火出版社
SEMARAK PUBLISHING,
D 1107, PARADESA RUSTICA 6,
PERSIARAN MERANTI,
BANDAR SRI DAMANSARA,
52200 KUALA LUMPUR,
MALAYSIA.

承印 ： PERCETAKAN TATT SDN. BHD.
17485, JALAN 2,
TAMAN SELAYANG BARU,
68100 BATU CAVES,
SELANGOR D.E.

第一版 ： 2006 年 10 月

版权 ： 任何其他有意出版者须先征得作者及燭火出版社同意

‘行者’ 原指出家而未经和尚

剃度的佛教徒，这里借来比喻那

些不计是否被领袖认可的理想社

会追求者。

(1)

十月的马来亚半岛，天空总是阴霾的。往往一阵凉风吹过，便悄悄地飘起雨丝来。太阳也因此显得疲弱无力，不但光线惨澹，而且七早八早便躲起来休息。

但无论如何，有许多事情却得按照时间而进行。根据上级的命令和指示，阿光应该等到傍晚才动身，因为黑鬼昌通常是在七时左右才到合记饭店用餐。

当阿光坐上阿良的野马哈后座时，天色已经有点昏暗，而且细雨霏霏。

这种山边的羊肠小径，不但弯来曲去，而且凹凸不平，现在更是水洼儿处处，轮子下，不时水花四溅，但阿光始终一语不发。

“的！”阿良蓦地把车灯扭开，一道黄澄澄的光芒，随即照出了苍茫暮色。

那轻烟似的雾霭，一片迷蒙，教人觉得仿佛永远无法走出这山区。

阿良此刻的心情，与其说是紧张，不如说是沉重。他对背后这个人的感情是复杂的，他佩服他的果敢；但却不满於他的行事粗率，不顾危险。他常常暗自告诫：“小心，别给他拖累了。”

摩托的“扑秃扑秃”之声，平缓有度，但后座上的阿光却有点儿按捺不住，时不时把敞开的甲克，拉拢一点，因为那家伙又重又大，实在有点难於包藏。他心里嘀咕着：“咳，明知我今晚有

任务，偏把我的东西拿去。”

这家伙虽说火力大一点，但得双手并用，未免笨拙迟慢。不过，无论条件是如何的恶劣，阿光他都要完成任务。对于开小差的事，他是从来没有想过的。

他们终于来到约定的三岔路口。

阿光拉开甲克袖口，望一望腕表，正好是七时正，可是一个人影也没有，阿良因此在路边停下车来，准备等负责了解情况的交通员前来接触。

“不，继续慢慢向前走。”阿光建议说：“无缘无故地站在这里淋雨，要引起路人怀疑的！”

“这不符合安全要求。”阿良反建议道：“我们不妨假装车坏了，在设法修理。”

他们於是暂时呆了下来。

然而，经过的车辆少，他们根本用不着假装做什么。不过五分钟，阿光便不耐烦了：“走吧！阿良。”

“……嗯，为什么没有人来呢？”阿良迟疑不决。

“不用怕，只要眼睛亮一点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我想是不要紧的。”阿光自信地催促着。

阿良於是发动引擎，亮起车灯，继续向市区进发。

五分钟之后，市区那明晃晃的街灯出现了。

“向左，转入吉灵巷。”阿光在后座上指示着：“这条路僻静，没有巡警。”

“……”阿良有点不愿意，但一时却说不出理由来。夜凉如冰，阿良双手微微颤抖着。

“哎呀！警察。”阿良不禁轻呼起来。

“冲过去！”阿光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两个警察噌地从一棵大树下跳到了路中。其中一个还频频挥着手中的电筒，示意停车。

不知为什么，阿良突然记起了报上的新闻标题“违抗接受检查，警方有权格杀。”夺路逃奔的命令，对他一时竟失去了效力。

阿良终于煞了车。

“Lesen!”那个高个子的，随即抢到了阿良面前。

“3821?”另一个则站在旁边，用手电筒照照车牌，又照照路税牌，而且边看边念。

阿良正打算掏出裤袋里的驾驶执照，冷不防，肩膀竟挨了同伴的一击，仿佛是责备说：“出乱子啦，胆小鬼！”

阿良一时还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，同伴已然翻身下车。

“Samsing ini berpistol, Din.”那个查路税牌的警察也真眼尖，阿光的半只手还再甲克里，他已呼喊起来。

叫做 Din 的高佬，应声扑向阿光，一手死命地把对方的脖子卡在臂弯里，一手则紧紧地握住那只拿枪的毛手。

仍然坐在车上的阿良见状，立即向后踩了一下变速器，同时开大油门。“叭喇！”一声，人与电单车随即消逝在吉灵巷的黑暗中。

这里阿光愈是挣扎，那警察便愈把臀部挺高，教生来矮矬的阿光两脚不着地仰靠在他的背上。

阿光试图只手拨动那家伙的保险掣，无奈人矮指短，屡试不果。其实，也没有多少时间好让他挣扎。拿手电筒的警察一个箭步，便上前摘去了他手上的家伙。然后吐上一口恶痰，再加一句：“Babi!”

高佬於是把阿光掀倒在地上，用鞋跟狠狠地在他肚子上踩了几下。

阿良的电单车风驰电掣，驶出吉灵巷后，在大街上走了一段，便又转入另一条小巷。

他终於在没有人的暗处煞了车，同时迅速地落下车座，但并不关上引擎。他敏捷地俯身拔起那加套着的“3821”假车牌，望一望四周，随即扔进身边的阴沟里去。

阿良於是又驶出黑巷，重新游入热闹的车河。当他从合记饭店前经过时，只见里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。其中必然有一颗是黑鬼昌的，他心里不禁感叹：“这大概就是所谓命不该绝吧。”可是，他的思想一闪即逝，在这暗夜里奔驰，他只觉眼前一片空虚。

街灯下，那经过雨水冲洗后的柏油路，一片溜光，而且笔直

地伸向那幽远的前方。阿良真有点想开足马力，向前直奔，从此不再回头。

他情不自禁地吁了一口气，仿佛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。

然而，念头一转，他却又记起了几分钟前的遭遇。

“阿光，你现在怎样啦？你怪我不听命令么？是的，我怕死，我不配跟随你。也许，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搞革命。”阿良越想越觉得自己不中用。

然而，他却侥幸逃脱了。

他知道他现在的责任是设法与上级蓝天接头，报告刚才发生的严重事件，让组织准备应变。

说不定，下一分钟，全市各街道以及通往附近各小镇的大路，警方就要设下路障，检查所有来往的车辆。甚至，宣布戒严，逐户进行搜查。阿良忽然觉得，为慎重计，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。蓝天吗？组织吗？到底不至於马上面对危险。

其实，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的，恐怕只有他自己一个人。当然，需要逃命的也只有他一个人。万一失手被捕，路人必然只有瞪着莫名其妙的目光，有些恐怕还会把他看做歹徒或盗贼，绝对不会有人施予援手。

“好自为之哟！”想着，想着，耳畔仿佛有人对他喊了一声，阿良不禁倒抽一口寒气。

“那么该到哪里去呢？”阿良开始认真盘算起来：“除了郊外三通那里，市区内几乎没有一处是稳妥的。”

电单车的油门，在不知不觉中越扭越大。只一忽儿，阿良已经出了市区。他和阿光原从东边来，此刻却驰向南边去，他频频望着车把上的镜子，生怕已然被人跟踪。

雨后的橡胶园小路，泥泞难行，幸好阿良离开这里还不上两年，一切都还没有改变。阿良还没忘记，哪里有木桥，哪里有池塘。

阿良在这里为张三通割过半年橡胶，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超越劳资关系的友谊。不过，三通到底只是个单纯的老乡，也就是组织上的所谓普通群众，应对还得有个分寸。

(2)

“冒雨摸黑地到来，为的是啥事？”

老张的板房子，在车灯的照射下，已经隐约可见，但阿良依然想不出好的理由来作交代。他原本就不善撒谎，对于这个心地善良的老乡，他更觉得不该胡乱欺瞒。万一事机不密，这老人家必然也要受牵连，这对他实在有点于心不忍。尽管上级蓝天曾经一而再地对他宣示：“革命者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，绝不可存有任何一点温情主义。”但他始终认为，教人无端担灾受累是一种罪过。

至於说“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。”，根据他自己观察所得的印象，能接受这种说法的，除了已然投身斗争者之外，简直无法在普通群众中找到一个。比如张三通这小园主，虽然他能克己待人，尽量使工人获得相宜的待遇，但这并不等於说他赞成革命。

两年前，阿良在上级蓝天的介绍下，到来为他割胶。由於是驳种新树，产量高，他们两厢都同意依照一般人家的分法，即东家得六成，工人得四成。但阿良只得四英亩地好割，每月入息不上二百元，虽说住不收房租，但三餐的伙食，总不能不给钱。因此，所剩实在不多。当他发觉阿良手头的拮据时，便尝试了解对方的钱到底怎么用。结果阿良撒了一个不能不撒的谎，道是拿回家奉养老母去了。其实，全都交给了蓝天。

“哦，这样么？”张老似乎并不很相信。

“是这样，全都拿回去了。”阿良只好再坚持一句。

后来，张老竟单方面修改协议，对胶产实行五五对分，让对方增加收入。邻人说张老是少见的傻瓜，张老也不加辩驳，只说：“啊呀！随便啦，自己要好过，人家也得好过啊。”

阿良在房里听到这话。一天，他便在餐桌前，婉转地把据说是听来的“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大纲领”逐一向张老介绍：“现在的政权推翻后，不但宗教信仰照旧自由，民族资本家的利益也受到照顾。……”

“如果真的能这样，就很不错。……”张老。

阿良到底是个敏感的人，他觉得这样的语气，就是表示不信任，因此便装成漫不经心地把话题扯到天气上去：“啊，真是下不完的雨，看来明天又不能割了。”

十月的风雨的确令橡胶林里的人们烦恼。

当阿良的电单车驾临板房的檐前，四周突然又沙沙地响了起来。阿良一边迳直把电单车驶进屋檐下，一边高声向在灯光中也斜着眼睛的张老打招呼：“通叔，认得我么？”

“哦，……”老人侧过头去，避开车灯，尝试看清来人的面孔。

“阿良呀，您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来么？”他知道老人仍然认不出他。

“阿良？哦，好久没见了！进来，进来。”老人显然有些高兴。

他们终于走进了汽灯正在呵呵发响的厅堂。通婶，小平以及那一群幼小的孩子都在场。他们见到阿良，就好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，纷纷趋前攀谈。

“阿良，还做三行？”三通。

“不，种菜。”

“阿良，娶亲了么？”通婶。

“啊，自己还顾不了呢。”

“良哥，今晚住下来吗？”小平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哦，你读到甚么年级啦？”

“中三，正在考初级文凭。”小平。

“啊，真快。”

屋里人声沸腾，好不热闹；但屋外却一片风雨潇潇。

无几，三通便悄悄地躺到懒人椅里去沉思，只教通婶和小平与阿良继续闲扯。

或许是因为分别久了，隔膜了；或许是因为思想本来有着一段距离，可谈的话题，终于告罄，而落得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互相敷衍着。

三通霍地起身到厨房里去。

一忽儿，他提出了两瓶‘黑狗’和两只玻璃杯，仿佛有甚么特别感触似地望着阿良道：“来，我们喝两杯。”

“阿叔，教坏人的。”小平调侃道。

“……”想对小平就喝酒的事表示一点意见，但一时却不知该怎么说。结果，只略略颌首，然后再报以一丝感谢的微笑。

然而，三通并不理会这两个年轻人的反应，不慌不忙地斟了满满两大杯。

通婶终于带了孩子们到卧房里去。

“小平，你也去准备你的功课吧。”阿良竟然违反领袖的教导：反对傀儡政府的一切施政。现行的学校教育、考试制度等等，当然也都包括在内。

“良哥，你多住两天，我明天就考完了。你走后，我就没到大河钓过鱼，正想再去试试呢。”小平。

“哦，明天再看看。”阿良胡乱答应。

小平也终于满心欢喜地回到自己的房里读书去。

夜渐深，汽灯忽暗忽明。

酒也开了一瓶又一瓶，阿良已然有些飘飘欲仙，但三通却始终清醒。

“阿良，你出了甚么事吗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？”三通终于提出了他的疑问。

“……”阿良不禁怔住。

“你不妨坦白告诉我。”三通。

“……”在那瞬息之间，阿良先是想骗，但不知怎的，结果却又慨然地说了：“嗯，警方可能正在找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三通张大了眼睛。

“……”阿良一时百感交集，不知要从何说起，想了一想，便直截了当地承认道：“革命。”

“哦，”三通似有所悟，但只感喟似地吁了口气，便沉默了下来。

在那惨淡的灯光下，三通悄悄地瞪着老花眼，仿佛想从阿良的脸上或身上，看出他对所谓“革命”也者，介入有多深。

“避两天，我就走。”阿良半似安定老人的心，又半似相恳地说着。

老人没答腔，只顾为自己斟酒。

他深深地啜了一口，然后悠悠然道：“那么，你别再喝了。你以前睡的房间还空着，晚上警醒些。我老了，眼睛不亮，耳朵也不灵。”

阿良静静地听着，他知道这话是甚么意思。老人显然是希望，万一事情发生了，他能在警方人员进屋之前走脱。

“通叔你放心，假设我不幸在你这里被捕，你就当作我甚么都不曾告诉你，你甚么都不知道。”阿良。

“当然，事实上，我根本也不知道你在搞甚么。”三通。

“很好，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。”阿良一口喝完杯底的黑汁，推开杯子，站了起来，好像了结了一桩心事般地舒了口气。

屋外，尽管依旧风雨潇潇，但大地已然沉沉睡去。

(3)

翌晨，雨过天青。

阿良在屋后走着，与其说是在检视记忆中那些路径的现况，不如说是在借散步排遣胸中的闷气。

阿良终于走到了橡胶园的尽头，一条两丈来宽的河道横在面前，奶茶似的浊水，滚滚浩荡，教阿良不得不暂时停步。但它却阻隔不了阿良的视线，略一抬头，便见对岸不远处，老虎山正静静地蹲在那里。

经过一夜雨水的洗涤，老虎山更显得苍翠耀眼。那一段不长树木的峭壁就宛如昂起头的老虎的颈部。

“啊，老虎山在望着我呢。”阿良的心脏不禁一抽。

“是的，既然我还没落网，我便应该设法去见你们。”阿良的灵魂独语着。

“就从这里走过去吧。”阿良仿佛就要振作起来。

原来，三通告诉过他，从这里到老虎山大约只有十公里，有小径可通。

他想：“当年中国红军，二万五千里雪地与大泽都能踏过去，我这短短的十公里距离也走不过来吗？”

阿良於是一边审视着从眼前伸展到老虎山脚的地势，一边盘算着如何上路以及何时动身的问题。

他们和小队长刘志红约定接头的时间就在明天早上九点钟，

他必须现在就作个决定，到底是从这里走过去，还是倒回菜园，打老路走。那上山的路口，就在他们那菜园茅寮后面不到半公里的地方。当然，走这条老路要快捷轻松得多，因为他可以骑着摩托，直达上山的路口。然而，这未免危险，敌人可能早在茅寮里或山道边埋伏了军警，正等着他入壳。

他觉得自己除了从这里上山去上队，他已无路可走。其实，他向上级蓝天已经不知提了多少次上队的要求，但是对方总是不肯，总有拒绝的理由。蓝天对中国刘胡兰的故事背得很烂熟，他要阿光、阿良以及所有地下同志，学习刘胡兰的精神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大家冒险，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。

阿良几次想说：“不怕牺牲，但也要避免牺牲。”可是话到了喉头，却又咽进肚里去，他似乎有些儿慑对方的权力与威势。

他仿佛感觉到，一桩极严重的事件在酝酿中，随时都可能爆发；总之，他对蓝天的领导缺乏信心。

“上队！不用再想别的了。”阿良於是下定决心，准备直接向部队要求。

一夜霪雨，橡胶树的树身尽湿，三通便利用这‘水限’修葺鸡寮。

阿良也的确是个乖巧的青年，从园后回来看见了，便从三通手里攫过铁锤。先是钉铁丝网，接着又给它换去锈透了的铤

•